



《香港公園》

《九龍公園》

守護文學創作天空

周潔茹年少揚名 從出走走到歸來

年少揚名，初綻芳華，周潔茹以24歲的年紀加入中國作家協會，早早被冠以專業作家之名，卻未曾想過掌聲與讚譽背後，是囿於創作室的「創作」與無窮無盡的會議。是以她決絕地離開故土，旅居美國，奔赴比寫作更為重要的，真實的生活。而後，她來到香港定居，終在某日回歸了寫作，娓娓道來一個個關於香港的故事。幾年前，她開啟了坐辦公室的職場生涯，這次的朝九晚五不再是禁錮，而是肩負重任，守護一方純文學創作的天空，助香港文學新星閃耀光芒。

採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在 上月的香港書展名家講座「70後女作家的出走與歸來」中初見周潔茹，身着一襲黑裙的她端坐在那裏，安靜少言，笑不露齒，典型江南女子的溫婉模樣。不久後，與她相約於香港文學出版社訪問，在總編室裏見到的她又是另一番的鮮活靈動，就如同她筆下的文字般呈現出了最本真的自己。在這裏，她不僅是作家周潔茹，亦是編輯周潔茹，她希望將《香港文學》創刊總編輯對以發掘與幫助年輕寫作者的使命傳承下去。

文學絕不是獲取名利的工具

《香港文學》這本有着近40年歷史的刊物，至今依然保持着如故的樸實而厚重，雜誌有着便宜的價格，內刊文章在網站上也可以隨意閱讀，「我們的作用也並不是讓讀者訂閱或購買，就是希望在香港有傳播純文學的作用。」周潔茹表示，「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，純文學從來都不是賺錢的事情，但慶幸還有一批純文學的堅守者。文學絕不是獲取名利的橋樑和工具，文學是我們的信仰，是刻在靈魂深處的東西，我見不得它被踐踏。只要還有一個人寫，還有一個人讀，那我們就一定會堅持做下去。」

她也曾因與身邊人談文學而被嘲笑不合時宜，但她始終相信，每個人都曾在學生時代的某一瞬間被文學觸動心靈，或許也曾有過關於文學的理想，即使如今為求生存而疲於奔命，與文學日漸疏遠，當年銘刻入骨血的印記也會始終存在。她回憶起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那時還未有「青春疼痛文學」的浪潮，自己的文章也是充滿陽光和正能量的，

「我有時候看到年輕人在現實中吃喝玩樂不要太開心，文章卻寫得很灰暗，不知道那種憂愁是從何而來？當然這也代表着青春的聲音，過後也許他們會為自己的年少輕狂而反思，但也不需要後悔。」

在周潔茹過往的訪問報道中，鮮見她談及封筆那些年的故事，那些細碎的生活絮語與真性情，在她去年出版的散文集《我在聖弗朗西斯科做什麼》中可窺見一二。

在生活焦慮中保持不妥協

而她也諱言，自己在美期間亦走入結婚生子的人生新階段，從寫作中出走的15年，她曾陷於育兒的各種困頓之中，這種焦慮與自我否定，在她舉家遷至香港後達至頂峰。「在新移民的圈子裏，大家都在晒老公和名牌，我經常背一個帆布袋參加聚會；在各種媽媽群中，她們批評說我不會教小孩，為小孩選學校時我也走了很多彎路……」那時的她，無論是與這座城市，還是那些群體，都有些格格不入，沒有諷刺的色彩。

2015年的某一日，她在電梯反光中望到自己，塗了口紅的氣色還不錯，而那時，她已經很久沒有在鏡子中認真端詳過自己，那一刻忽然靈光一閃：「我好像是個作

家，要不再寫點東西吧。」回歸寫作的她，從略顯生疏到得心應手，6年間陸續出版了15本書，她依然保持着固執、堅持而不妥協的姿態，在家庭主婦與兩孩之母的身份中找到一絲伸展的空隙，衝破偏見和阻礙，做獨一無二的自己，開出花朵。

從冷靜旁觀到以此為家

周潔茹對香港故事的書寫，經常處於冷靜自持的旁觀者姿態，小說集《香港公園》及《九龍公園》裏的故事皆是如此，刻畫各種身份的新移民在生活、旅遊、親情、感情所遇到的掙扎和無奈。她坦言初來香港時，經常受到惡意的對待，於是作品中角色關於「我們為什麼要來香港」的困惑，或許這正是她持續長時間的思考。

如今，她對香港的感情已然轉變，「對這裏已經有一種家的感覺。」她講述自己復出文壇後於北京出版第一本書，需要在北京開兩場新書發布會，「這是我

● 散文集《我在聖弗朗西斯科做什麼》



第一次離開香港那麼久，兩場發布會之間隔了兩天，我留在北京等待的時候感覺很煩躁和焦慮，也沒有遊覽的心情。開完會之後我一天都不願意多呆，凌晨3點已經開始收拾行李，歸心似箭，早晨5點已經去了機場，迫不及待第一個上飛機。當飛機飛到赤鱗角機場附近海域，趴在窗子望着這片海我感到特別激動，我終於回家了！」如此自然的反應，無法欺騙自己的感情，那一瞬間她意識到自己已經視香港為家——「因為我的家人和孩子在這裏。」

「我的文章發表了，我出書了，孩子也還不是特別搞得清楚的職業，填寫學校表格的時候寫我是家庭主婦，甚至連我的名字都不記

得，只知道我是李太。」她頗有感觸地說，「當年女兒還小，我開新書發布會和香港書展的時候，我工作都會帶着她，我在台上一邊講寫作，一邊盯着她別亂跑。但也是那時，她第一次感到驚訝，會後和我說『媽媽，原來你是個作家，為什麼我10歲之前都不知道呀』，我問她感覺怎麼樣，她說『感覺還不錯』。」來自家人的認同和鼓勵，使她走在寫作這條路上的步伐亦充滿了力量。

▶ 周潔茹在名家講座中回顧自己這些年的經歷。
張岳悅攝



◀ 《香港文學》在今年書展的攤位不乏讀者。
張岳悅攝

閱讀和素材積累 應在少年期完成

1996年，20歲的周潔茹以中篇小說《文雅》奪得上海《萌芽》新人獎，由此拉開了年少揚名的帷幕。她笑稱自己是「揮霍型」的作家，反覆解剖自己，在廢寢忘食中不斷自我消耗。如此快速的創作步伐，20萬字的小說《小妖的網》僅用3個月便完成，7萬字的《中國娃娃》也只用了一個星期，才華與勤奮收穫無數青睞與讚許。「對於寫作這件事，我有自己的驕傲，我認為自己是天才型寫作者，因為那會影響我的寫作和判斷。我年輕時讀了很多作品，我們的閱讀和寫作素材積累應該在少年時期就完成了，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判斷能力，有些作品其實是不必要再浪費時間去看的。」

將一切自然而真實地鋪展開來。

耗半生心血著「與名家對話」 流淌在潘耀明心中的香江情懷

「這部豐富而厚重的著作，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。」這句由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家炎所寫的推介，用紅色大字刻在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的新作——《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》的書封上。名作家寫名作家，這本書花了潘耀明前後40餘年時間整理，可以說是他的半生心血。書中通過他與內地和海外文學家來往交流的大量書信、照片和字畫，以及他自己本人感人的筆觸，再現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等逾30位大師的精神風貌和創作才華，引起海內外文壇的關注。「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，文人的信札、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。」巴金、老舍、冰心等一個又一個名家的離去，潘耀明在書中寫出了曾在文化人心中流淌的情懷。

倡設立香港文學館

日前，當潘耀明在專訪中談到這本新著作時，話題轉到他一直關心的香港文學當前的困境：「香港至今沒有一個收集作家史料的文學館。」2004年，潘耀明與饒宗

頤、也斯、劉以鬯等逾30位文藝界名家共同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倡議，如今17年過去，多位倡議者已經作古，籌建文學館仍無實質進展。

在他看來，文學館的價值，在於收集作家的書信、照片、字畫等珍貴記錄，供文學和歷史研究作參考；更可以作為文學活動的固定場地，方便海內外作家交流。「香港不是文化沙漠，卻任由文學自生自滅。」任著名政文雜誌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30載，本身也是香港作家、文學活動家的潘耀明，深知香港文學創作環境不易，也曾在多次主持文學活動中體會到資金不足、場地不適宜帶來的制約。內地作家蘇童的一句話道出了香港文學面臨的窘境：潘耀明經常在很吵鬧的酒吧舉辦文學講座。

與表演藝術備受矚目、屢獲支持的盛況相反，香港的文學活動多由民間團體自發組織，文學創作要靠作者憑一腔激情，赤手空拳開墾花園。「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，你找不出一個能靠純文學創作養活自

己的全職作家，事實上話劇、歌劇、影視等藝術門類，同樣需要純文學的滋養。這種影響細水長流，況且華語文學在全球影響力很大，我們不能短視地看待它。」潘耀明痛心地道。

純文學漸失創作園地

當代華語文學發展史上，香港一直是文人的一片「綠洲」。

上世紀，不少作家為躲避戰亂暫住香港。這批「南來作家」包括茅盾、戴望舒、張愛玲、蕭紅、端木蕻良等文壇巨擘，他們在此安心創作，以報紙副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園地，與本地作家一起，把香港灌溉成為當時的「文化沃土」。

改革開放後，香港出版人最早與內地文學家接觸。潘耀明憶述，1978年，獲邀隨香港出版界代表團訪問內地。「我拿着地址，去拜訪詩人艾青，當時他從新疆剛回北京……」潘耀明與內地作家的往來由此開始，其後更幫助郁達夫、沈從文等作家



● 潘耀明曾倡議在西貢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。中新社

● 《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》

出版海外文集，建立了深厚情誼。不少名家也透過香港，走進全球華語文學愛好者的視野。潘耀明在新書中，記載了紅學家俞平伯在香港首次就《紅樓夢》研究新見發表時的盛況：「會堂被擠得水洩不通，後來還加開了另外的一間偏室給聽眾，後者只能從熒光幕看到俞先生的

風采。」遺憾的是，隨着近年不少文學雜誌、文化副刊因不賺錢而遭到裁撤，純文學在香港逐漸失去創作園地。與此同時，內地文學愛好者增多，出版業蓬勃發展，文學活動百花齊放，令香港這方面的優勢減弱。「心中宛有當時在，有你有我有當時。」這句由金庸寫給潘耀明的詩句，令人回味無窮。香港的整體文學創作也許尚缺一份重視和更深的情懷，但像潘耀明這樣心中流動着文學情感，為香港的文學事業奔走呼喚的人，為香江文壇帶來更多思考和動力。

● 文：中通社